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齊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揚岐方會禪師法嗣十二人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石霜守孫禪師

齊三

東林郁山主已上五人見錄

君山守叢禪師

長慶顯瓊禪師

欽山智因禪師

法輪惟一禪師

崇福善燈禪師

法石行詮禪師

法石皓曉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翠岩可真禪師法嗣五人

大濕慕詰禪師

西林崇興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石鼓洞珠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淨因文禪師

永安普善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大寧道寬禪師法嗣二人

无率無證禪師

揚岐修廣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蔣山贊元禪師法嗣九人

雪竇法雅禪師

丞熙應悅禪師

石門雅禪師

龜峰子瓊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蔣山可政禪師

甘露宗貢禪師

甘露德嚴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黃安禮居士已上三人見錄

雙峰省四禪師法嗣四人

先國文贊禪師

靈山彥文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勝業仲祥禪師

雲陽慧然禪師金錄

武泉政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宗震禪師錄



洛浦景韶禪師法嗣三人

夾山道暹禪師

洛浦容詢禪師

仁王道圓禪師金錄

菩提光用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善思禪師金錄

天童清遂禪師法嗣四人

大中立志禪師

乾元圓禪師

萬壽應城禪師金錄

靈隱慧中禪師金錄

雲峰文悅禪師法嗣七人

壽寧齊曉禪師

澄慧咸調禪師金錄

精嚴繼式禪師

大龍守真禪師

郭山霖禪師

雍熙有惠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金錄

開福守義禪師法嗣一人

澄慧惟曷禪師金錄

泐潭晚月禪師法嗣五人

二

上藍居晉禪師

泐潭道律禪師

末安修玉禪師

開先慈覺禪師

薦福宗海禪師金錄



定惠起信禪師法嗣六人

穹窿智圓禪師金錄

明因悟果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啓寧處明禪師

慧日如鑑禪師

鹿苑契符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已上五人錄

與教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紹程禪師無錄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齊月禪師無錄

常熟稟珎禪師法嗣一人

  


金山惠滿禪師無錄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

承天智昱禪師已上二人錄

華嚴義然禪師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一人



龍門清照禪師見錄

淨因道臻禪師法嗣六人

長慶慧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香嚴洞敷禪師已上三人錄

少林元訓禪師

北禪紹宣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已上三人錄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四人

興化紹清禪師

定林景芳禪師

首山處珪禪師已上五人錄

上方希元禪師一人錄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

聖泉紹燈禪師

慧力善周禪師

南華重辯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已上四人錄

金山懷賢禪師法嗣一人

圓通知證禪師無錄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鳥崖退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用禪師無錄

承天世珎禪師法嗣二人

白水申白禪師

徑山琳禪師法嗣一人

梵率擇悟律師無錄

雪峰譽禪師法嗣三人

鷲峰重道禪師

寶林奉琛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大智文宥禪師

上方真禪師法嗣二人

三

九頂智海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圓明重秀禪師

資壽思求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雲峰齊覺禪師

章江達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法印禪師無錄

靈隱文勝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靈隱延珊禪師

靈隱慈聰禪師

寶寧宗禪師

清涼舉內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興教保威禪師

廣果隆禪師

護國崇禪師

求安紹禪師

南嶽紹異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薦福居則禪師

南院清禪師

石佛有邦禪師

佛日子果禪師

安樂照禪師

求安錫禪師

靈隱照禪師

妙嚴洪禪師

清涼慈化禪師

何山慧忠禪師

廣法歸後禪師

圓宗修慶禪師

景清智榮禪師

護國昶禪師

報本拙禪師

瑞岩普禪師

海會岳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保福居煦禪師法嗣一人

清二

智者嗣如禪師

見錄

龍華悟柔禪師法嗣三人

靈岩宣密禪師

見錄

靈鳳慧端禪師

乳明閑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瑞巖義海禪師法嗣二人

大梅文慧禪師

翠岩嗣元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彰江昭遠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守堅禪師

見錄

興陽舟禪師法嗣一人

智門慧泰禪師

無錄

白鹿端禪師法嗣一人

法海戒諸禪師

無錄

歸宗安禪師法嗣二人

慈雲有規禪師

同安宗一禪師

涼峰淵禪師法嗣一人

隱山法燦禪師

無錄

言首座禪師法嗣一人

招提惟湛禪師

見錄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  
冠依茶陵郁山主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  
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  
伊過橋遺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卷二

生照破山河萬朵岐咲而起師愕然通夕  
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  
毆儼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  
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咲汝怕人咲師大  
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  
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

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  
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兔  
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  
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

天自開堂後便融些葛藤來山南東苜西葛  
却為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  
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癩卒著手脚不辦幸望  
大衆不恠伏惟珍重上堂烏有翼飛無遠  
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不尋常拈起  
放箭盡道知有及至上堂特為甚麼却氣急

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示衆云泥佛不  
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  
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  
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  
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  
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  
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  
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  
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  
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縣裏開堂了方

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  
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  
是無邊剎境自它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  
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  
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  
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  
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  
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  
祇悟得乳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  
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  
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聲雲入亂峰時如  
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

密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十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七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辭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恠好珍重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坐若喘的尋一田汗出更向一莖草上

現瓊樓玉殿若末端的得一田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堂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為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

有<sub>二</sub>

七

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群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情賣弄免教人拍好郎君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客止淵秀齋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覽意其可任大法誦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

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承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寧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頃明心印岐沒從同叅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恁麼人為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真

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鋌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鏝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喲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捫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叅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叅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福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

人上當推向十字街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益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適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

清二

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風鳴條兩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蛭蛭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捧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潭州石霜寺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終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衡州茶陵縣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愿供為事院居諸禪刹往來之衝每有化主

至師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師問以  
禪宗之旨化主為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  
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噫師從此參  
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  
驢踏橋穿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然  
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見青山萬朵走謁楊岐楊  
岐即印可師乃白雲守端落髮之師也  
端後出世住九江承天禪師像曰水月以喻  
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  
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頑不游方兮何  
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應峰之東兮

洙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吼舒兮捲兮  
已而矣依前空瀉洙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  
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徹煙旋

逐松風起

翠岩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慕詰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

僧問趙州這柏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  
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  
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  
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  
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豬疥狗  
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

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

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寂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應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電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

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

齊二

十

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閒淡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蓄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

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挽脫丘慧光耶不然  
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挽是挽脫丘諸人還  
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鉢眼銅暗  
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  
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収卓  
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耶  
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  
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  
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  
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  
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  
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委悉麼

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帝靠山出沒卷舒  
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  
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  
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  
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林  
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訖偈曰  
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  
久別衆超窅閣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  
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興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  
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

曰便怎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注上齧僧禮拜師曰不得諦却

新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曰問荅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知而妄覺道不屬見見是眼睛眼睛不明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為生死根若能直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直

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為下根道友相逢無不可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災不撓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衆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夢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睡曰謝師荅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

那堪更涉他門戶覷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衢州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蓮目瞬時千界靜金顏咲處一花新僧云人天盡入羅峯境今日親聞端的音師曰百萬茫茫人不知又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僧  
云出世後如何師曰毘藍園畔雨天花僧云  
恁麼則逾秦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年師曰  
威音王以前作麼生僧云且待別時師便打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  
寂寂惟留隻履冒輕埃又問如何是和尚家  
齊十二  
風師曰一條節竹杖三事納漫衣僧云客來  
將何抵待師曰酌泉釀點祖師茶示衆曰菜  
莢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卽我輩泛觴  
雖絕分東籬閑玩也無妨大衆閑玩卽不無  
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眼上橫未諳  
者紅黃裏吼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

一喝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  
境師曰澗流淥水路出松門僧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身著紅綃衣肚中黑如漆僧云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剝竿頭指天又問青春  
已過夏景眩繁時節因緣請師爲說師曰臘  
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云學人未曉乞師  
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南岳雙峰省山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禍不單行又問諸法衆減相不可以言  
宣現座旣登師如何說師曰因風吹火用力

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師曰猶兒帶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僧云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屏天下少光國世問結師曰退

金州靈山孝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缺齒胡僧笑不言僧云學人不曾師

有<sub>二</sub>

十

曰隻履返西天又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青青水綠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噉拍一拍下座

菩提先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濟德山蓋該抹捧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觀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底時節勸禪人休饒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說盲龜跛躄蟹不看神光傳祖位繞見老胡心便欺真妙訣堂堂自己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須勤絕現成公案早多端莫學癡人被摩捋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群安可遇初機入門無道眼佛子生緣徒施設禪流學得遍參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尚言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話得心通正是塵空釘

鐵楸自慚道薄整頓欲氣吞聲共誰說特將卸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盡放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天童山清遠禪師法嗣



福州太中立誌禪師僧問握驪珠於掌上鑒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

大敗僧云學人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又問遠超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挂鉢囊僧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地僧云莫壓良為賤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又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官

馬相踏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曾拈著示眾曰虎嘯為山之畔眾獸潛藏雲生螺渚之間群峰失色太阿寶劍耀日爭輝樵父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顧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叢邊以拄杖打香臺一下又曰法不見法法不行

清二

十四

法法不知法大眾這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踟躕喝一喝師於紹聖元年三月十一日集眾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掣斷黃金鎖玉兔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明月照鍾山偈畢跌坐而逝茶毘教舍利塔于本山

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開堂上首白起竟師良久曰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辟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

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便請師舉師曰俺僧云摩噠哩伽摩噠哩智又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又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薰修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簷外綠青柳檻前梢僧云一雨周沙界群心永夜蘇師曰

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應知松栢操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又問未離梵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頭回僧云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犁拽耙乃碩大衆曰還相委麼若不相悉山僧今日指鹿為馬唱九作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

著二

主

水泄不通少室真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真常迥絕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聖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縱寂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造種種業輪迴異趣往而不返真可悲傷若能回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

便能向火談裏藏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於  
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若向這裏見得徹衆  
得透切忌認曉鞍橋作阿爺下頷  
南嶽應天高壽應城禪師初來遂禪師遠問  
上人從何而來師曰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  
出好草豈有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  
善知識又要這箇作麼遂云祇這箇此間亦  
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高壽示衆曰  
山花狼籍孤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利鷲  
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陔府鐵牛無放處嘉  
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  
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

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唱一唱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高寧齊曉禪師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  
事師曰波斯入關市僧云恁麼則草偃風行  
師曰萬里望鄉關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  
喫飯僧云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曰醉後添  
歪示衆曰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  
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  
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恁  
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  
坐却昇天唱一唱  
廬州澄慧咸謂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棒高

古宗風臨濟入門便喝古今榜樣去此二途  
請師拈掇師曰搥不恁麼僧云一言登口別  
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不在手又問有問有  
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曰聞衆  
問得家說僧云學人會也師曰舍箇什麼僧  
舉起坐具師曰畢竟作麼生僧便喝師曰作  
家僧禮拜師便喝師乃曰如來秘密豈涉舞  
鋒祖師心印徒勞穿鑿若舉宗乘一字海水  
逆流須彌倒卓若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  
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花寒灰發燄然雖  
如是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且道衲僧  
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

卷二

十六

床上帶刀眠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寧藩智圓禪師上堂福壽不說禪無事  
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揭兩三拳大衆且道  
為什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下  
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待問什麼僧  
云向上事師曰維那不在僧云觸忤和尚師  
曰正令已行乃曰甯外無方究內非東應用  
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現  
認不是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脉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點地裏點頭僧云莫只這便是師曰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却點頭師曰這賊好弄棒僧連聲道賊賊歸衆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曰心心

清二

十七

青山淥水深若人識得這山水相對事法摠平沉是你諸人拈識得為什麼七十二峰巖然依舊試為說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脚來  
南岳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顛醜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廬峰高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紙帳禪牀僧云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內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荼毘齒舌眼睛不壞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觸目盡光輝僧云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切切又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花爛熳僧云金鷄遇碧落玉兔長空師曰道同

方知僧云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  
刹筌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  
載明月曰忽遇擄掉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  
人扁愛宿蘆花間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曰彈子曰意旨

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  
世諸佛盡在這裏踣踞大衆還會麼過去諸  
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  
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盧蘇盧

鄧州香嚴慧照洞叡禪師福州人生於范氏  
幼而氣韻清敏長慕空宗依東京景德寺圓  
明大師出家試經得度受具遍參江淮叢席  
末後見淨因臻一言頓契如箭鋒相拄加以  
學問該博自然融會名動京師被旨出世於  
鄧之香嚴幾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神光

清二

十八

三利上堂曰西乾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  
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  
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  
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  
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環道中消  
息若為傳鳳闌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

事寥寥千古尚依然住龜山時僧問達辭香  
嚴丈室近入龜山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千手大悲提不起僧云如何是動尊師曰王  
殿曾游歷金門屢往還又問如何是龜山境  
師曰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合又問如何是佛  
法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淺見沙師乃  
曰竊經竊論正如入海算沙覓法覓心大似  
捫空求響故釋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諸祖  
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之正法指示  
涅槃之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藥故善說法  
者說無所說善傳心者傳無所傳縱饒一棒

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  
瓦成金大衆只如今日爲國開堂還有奇特  
事也無良久曰疊疊青山與沝水看時顏色  
覆時聲又示衆曰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  
岩下見蟠龍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親  
迄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寥廓  
齊一  
十九  
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簾前這一著喝一喝  
又曰炎風匝地畏日流空奇雲當戶任長舒  
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了無寒暑之變  
還塵裏游人但見光陰之迅速直得燈籠合  
掌露挂攢眉一年又將半幾箇是知音知不  
知路上行人口似碑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僧問不觸波瀾如何超  
向師曰得宜須舉棹莫待打頭風僧云猶是  
港水之波忽遇竿雲燭霧又且如何師曰道  
泰不傳天子令師乃曰問來答去祇益繫詞  
於道則遠之遠矣祖令既行要津生斷十方  
諸佛瓦觔冰消三歲教乘掃土而盡到這裏  
誰敢正眼觀著所以釋迦有竭世之樞機尚  
掩室於摩竭淨名窮天之詞辯猶杜口於  
昆耶豈況小根小智何也龍象蹴踏非驢所  
堪  
潭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紅爐金彈子僧云還許  
學人接也無師曰這破閑黎錢面皮又問七  
十二峰即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曰响婁峯  
尖神禹碑僧云還許學人識也無師曰石青  
字赤形模奇僧云今日得過去也師曰吏部  
當時尚莫窺僧云端的在什麼處師曰何得  
汝不狐疑

汝州首山處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  
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僧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  
呵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虛空藏鳥跡  
風過樹頭鳴僧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賣

谿水急

王泉謂芳禪師法嗣

湧

福州聖泉寺紹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  
姓陳氏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  
七歲自厭塵坐觀諸經論如聽舊書十歲辭  
親出家禮潭州開福寺璉長老為師精通法

卷二

二十

華試經得度受具之後擬錫遊方造玉泉芳  
禪師法席一見針芥相投筌蹄頓忘遂還鄉  
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嚮師道延住陀巖塔  
院緇素敬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昇坐四  
方檀信湊集如市師乃說頌曰吾年五十三  
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鍾聲忽然復醒四大輕  
安自後身常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  
守孫公嚮師道風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霽  
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  
公察院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禱雨無不應期  
遷住聖泉凡住三道場僧問如何是聖泉境  
師曰目前無異草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往來無罣碍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  
乘事老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  
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  
亡鋒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  
道魚蹤早傷逸轍何也蓋為此入彼去者

第一九六冊

不至其方未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  
趣更不用續是截鶴夷岳盈室實壤相望去  
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  
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臨江軍憲力善周禪師上堂曰遼天鶴萬里  
雲抵一突是什麼喝一喝師於元祐元年十

清二

十一

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  
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跌

坐而逝三日後殯後再生

韶州南華重辦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  
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  
側霜翎下玉階僧云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

明師曰夜半拆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  
乃曰會麼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覩不  
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為復神通妙用為復  
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昆虛頂上坐  
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  
老從頭上來嘆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  
造玉泉芳禪師法席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  
遷黃梅能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  
潔身不慕儀衆不喜見遊後靈異不測報應  
如響縑素退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  
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  
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  
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  
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  
有過也無不見世等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  
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却何以如此貴國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  
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  
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采意師曰耳畔打鍾聲  
杭州靈隱慈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索喚即有僧云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  
柳標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杭州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  
師曰汝道傳什麼來僧云恁麼則不通信去  
也師曰不妨伶俐  
金陵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  
什麼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且莫盧頭  
越州石佛有邦禪師初住南明僧問祖相  
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袋掩泥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人盡委僧云 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  
師曰 杓卜聽 虛聲

金陵清涼慈化舉內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  
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分  
明僧云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  
汝

夢

大梅居照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  
才補職僧云量才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  
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僧云  
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龍華悟乘禪師法嗣

夢

溫州靈岩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拆人皆委  
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僧云施行  
有礙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夢

瑞岩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僧云報

三三末

本嫡子也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  
大梅境師曰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  
茶去  
明州翠岩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僧云向上更有事  
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彰江照遠禪師法嗣

撫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誰不履踐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  
去萬

淨衆言首座法嗣

卷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  
歸曰專為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  
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後來難  
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車  
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  
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樓呼盧輸却黃金宅僻鷹走犬歸不歸娥眉  
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  
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卷

卷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卷二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